

柴院：  
时光在这里慢下来

A02

美容编辑的新近好货

A06



## 崔岗艺术家村的今生

近

期在合肥文艺圈闹得沸沸扬扬的有两件事，一是被称为“合肥最美乡村公路”的连接崔岗艺术家村与三国城路的主干道大姚路，险被206国道改造扩建成六车道，众多艺术家、作家们通过媒体呼吁保留，信息发布后不久，呼吁即有成效，最美乡村公路得以保留，这是合肥城建史上首次为艺术让道；二是合肥青年戏剧节5月10日拉开帷幕，活动将持续至7月上旬，很多民间、校园剧社，都将参与这场盛宴。

先说说第二件。2012年12月，方盒剧社在合肥成立，几个爱好戏剧的年轻人自编自导自演，自己组团，自己寻场地、筹经费。三年过去了，剧社从一颗种子萌发成了一株幼苗。是的，暂时还不能称之为参天大树。方盒剧社集结了很多爱好戏剧的优秀作者、演员，在2014年时举办了合肥第一届青年戏剧节，并受邀成为乌镇戏剧节的演出单位，就是黄磊等人做的那个。此前，合肥的话剧，仅限于省话剧院等团体制作，而如今方盒剧社，让合肥有了适合话剧生长，并与更多青年观众发生联系的土壤。

5月9日第二届合肥青年戏剧节开幕前夕，方盒的组建人之一詹龙准照例在QQ上约我去看次日的演出。几年来，每逢有重要的演出，他都会告知我这个方盒当年的采访者。曾经缺乏资金，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他们，越来越成为合肥文艺的独特力量。

### 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

因为爱好，这群戏剧人开发了这块土地，并把它培育成适合话剧生长、有营养的土地。从一片荒漠到一处家园，开发者和他们的作品共同成长。他们需要这块土地——可供兴趣成长的土地，可以撒欢的土地。日后，这方土地或将不断扩大，越来越富饶，像英国人刚刚发现美洲一样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，hard to say。

其二，最美乡村公路被保留下来，一方精神家园得以固守。谢泽说当初正是因为看上那条路，才喜欢上崔岗。他第一个站出来呼吁保留大姚路，其后，崔岗艺术家村的“村民”们相继发声。画家庞鸣说：“我们希望不要改造，不是说以后来了更多的人，打扰到我们的创造，不是这份私心。我呼吁，不是以我艺术家的身份，而是为住在这儿的每一个村民呼吁，为生态所呼吁。”

崔岗艺术家村最初的存在构想是成为合肥的798。先不说成为798不是一件好事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成为798是一件难事。一句话，到底是因为合肥的艺术氛围不够，没有那么多好人好这个。当然，谢泽也说，对于崔岗艺术家村的发展，“顺其自然”，或许这是最好的愿景。

我曾在几年前一个冬日下午独自逛过798，偌大的艺术园区，常常碰不

见一个人。只有靠街区的一些画廊、艺术家居店还颇有些人气，几家戏院门口贴出演出告示，也是关着门。

虽然798的地价贵，可人气也一般，更多人去那，一是为去咖啡厅茶室谈事，二是外地游客。当然，艺术街区不是商场，也不需要人气，崔岗艺术家村的存在，既不是为了交易，也不是为了展示。

就好像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时候，也不是为了“做给你看”。写一本书，不是为了写给你看，考虑读者爱什么就写什么，那是商业。

大概一切好的东西，都得从内心出发。因为我想在这搞个画室，所以就建起来了；想在这儿伺弄花草，招待朋友，想在这儿发呆，所以就来了。

就是这样一方土地，正是他们所需要的。中国文人大抵都有田园梦。一壶酒、一畦菜地、一轮夕阳，不写作也不画画，一个可以让人什么都不做、什么都不想的地方。

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在《直到长出青苔》中分享了一个故事：一名男子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。男子和酋长站在土丘上，放眼望去是无际的大地。酋长说：“你在太阳升起时出发，日落时回来，用你自己的双脚，在你所到之处打下三根木桩作为记号，四周围下的土地就是你的。但如果日落前

你没回来，我会没收所有金钱。”

次日清晨，男子在酋长的目送下，和太阳一起从地平线出发。正午前，男子打下第一根木桩，然后拐了直角，继续向前。当打下第二根木桩时，他拥有了最适合耕作的湿地。男子继续加大步伐，往湿地的另一头走去，最后精疲力尽地打下第三根木桩，如此一来，他拥有了最棒的放牧草原。男子不断加速，要从草原绕回土丘，这时夕阳已西斜，男子焦急奔跑起来，在到达土丘之前看到夕阳已沉入一半，不过土丘上的酋长却用宽大的手召唤着他——对了，土丘上还可以看到整个太阳呢，男子兴奋地用尽最后力气，爬上土丘。“终于赶上了，”男子心想，“终于获得土地了。”男子沉浸在拥有土地的幸福中，疲惫而死。怜悯男子的酋长，亲手将男子埋葬在他所得到的土地上。最终，男子需要的，不过就是埋葬自己身躯的土地罢了。

这看上去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，倘若不是想要的太多，他原本可以获得一方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可在在我看来，世间任何事，都可以划归到这一定律来：节制与贪婪，小众与大众，入世与超然于世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……倘若你选择了真，就同时选择了善和美，这世上的选择题，也大概只有这一题。

孙婷/文